

张炜文集

刺猬歌

作家出版社

张炜文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猬歌 / 张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张炜文集)

ISBN 978-7-5063-6551-2

I. ①刺…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078 号

刺 猬 歌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JOY · BONE

责任印制: 李大庆 李卫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ng@zuojiang.net.cn

<http://www.haozuojiang.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23.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51-2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你泪水横流	1
熬黄鳞大扁	3
淫鱼	8
杀字出口	10
两世血仇	14
丛林秘史	16

第二章

一些好畜生	19
药引子	22
俊美	24
睡刺猬的耐性	27
我就是响马	29
食土者	32

第三章

献给绝色美人	36
心花怒放	39
红蛹	44
金蓑衣	49
踢啊踢	51

第四章

大痴士	55
异乡的火铳	60
饮下疯子乳汁	64
小脸可人	67

第五章

金山银山	72
像婴孩	75
三只狐狸蹿西山	78
活命粮	82
我又梦见了你	86

第六章

三十年的诅咒	89
真正的野兽	92
收徒记	96
渔把头之恋	99
宝物	102
七片叶子	104

第七章

银月	108
蒲根酒	110
最远的远方	116
必为我妻	119
听刺猬唱歌	123
湖边誓言	125

第八章

一笔账	127
呼喊的鱼	129
你一生的盛宴	133
金碧辉煌	140
钢刀不斩流水	140
小屋	143

第九章

海猪的儿子	147
水牢	151
吞金钥的女孩	154
神针	158
漫长的破译	161

第十章

黑影徘徊	164
一个重复的梦	168
人在山中	170
金闪闪的信物	175

第十一章

紫烟大垒	181
土狼的子孙	184
泣哭	188
麦田里的兔子	191
兄弟	195

第十二章

心飘茫野	198
窗棂下	201

无边的苦刑	204
析梦	207
应验	210
荒原小雏	213

第十三章

楼船入海	217
海客谈瀛洲	220
徐福之后	223
玩蛟者	228
岛主	232

第十四章

尖鼠	237
星光下	241
一道闪电	245
变卖	251

第十五章

第三次命名	256
老饕传奇	260
恭迎	264
潜水员	267
精灵附体	270

第十六章

囚徒的回忆	275
一封信	278
鱼戏	281
三叉岛之行	285
新道观	288

第十七章

黄毛授课·····	292
致天童·····	294
雷声隆隆·····	297
打旱魃·····	303

第十八章

围困·····	308
姐妹们·····	313
隔世冤家·····	318
雨读·····	322

第十九章

最深的夜色·····	326
斑鸠大道·····	330
忍无可忍·····	333
水世界·····	337
湿淋淋的人·····	341
会见·····	345

第二十章

金凤凰·····	348
战争·····	352
河西的玫瑰·····	355
一张纸·····	359
遥远啊遥远·····	362

附录 长篇小说总目·····	367
----------------	-----

第一章

你泪水横流

“棒小伙儿叫廖麦，一生一世把你爱，爱啊，往死里爱啊，使牙咬，用脚踹，呼啦啦搂进咱的怀！廖麦！廖麦！”美蒂高一声低一声喊着，念顺口溜逗他，一遍遍呼叫，可对方还像死人一样仰躺着，后来连喘息都没有了。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总算动了一下，接着呼哧呼哧喘气了：鼻孔张大，两股热辣辣的气流刷刷扫过她的脸，她的喉，她鼓胀的乳房。她蹲在炕上，惊得合不拢嘴，屏住呼吸盯了好一会儿……像说悄悄话似的，她贴近他的耳根又念起了顺口溜，伸手去抚摸他。

谁见过八月天装死的男人哪，不想好好活的男人哪，二十年前的棒小伙，发烧三十九度不吞一粒药丸的犟家伙，可怜的一家之主啊，一丝不挂的心肝啊。美蒂跪在炕上看他，又望窗外。远远近近的田野上麦茬齐斩斩的，就像男人刚剃过的短发；一棵两棵柳树，一道两道光影。老天，毒日头一生出来就是水银色，它与这望不到边的土地的主人一个脾性，凶狠如烙铁啊。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过去姓霍、姓公社，如今姓什么？美蒂把小鸟呼气似的声音吐在心里：姓唐……

美蒂跪在男人面前，咬了咬他的两个乳头，像蚕豆一样硬。她把耳朵贴上心口去听，想捕捉由远到近的雷声：轰隆，轰隆隆。没有。她嫌一大把浓发碍事，干脆用细绳扎起来。她一拃一拃度量他的胸廓、双臂、大腿，在结实的小腹处停下来。“我的棒小伙儿，廖麦啊，孩子的亲爹，你该不是要死了？”她站起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环

顾四壁，突然伏下身子去咬他的胳膊，又咬他的腱子肉。

炕上的男人双眼睁开了一条缝。就像另一个世界射来的目光，阴凉陌生，让她打了个哆嗦。“哎呀你吓死我了。你快说话啊。”她一叫，他的眼睛又闭上了。她垂下头重新咬起来，一点点加大力气。八月的阳光落在这黝黑的肌肤上，冒出一股烙饼的香味。“我焦急啊廖麦，你心里知道我多么急。咱家里不能一天无主，可你硬是昏睡了三天三夜。什么事情都好说好商量，我什么都听你的，都听你的行吧？”她在啃咬的间隙里咕哝着，那只比常人略大一些的嘴巴湿漉漉的，一张一合印在他的颊上、喉结上。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渐渐睁得像往日一样大，黑白分明。他直盯盯瞪住她问：“你听我的？”

她深深地点头，像个日本女人一样长跪不起。

“那好，那你——就从头全讲出来吧！”

由于连续三天的高烧，他的声音干涩无力，不过在她听来却像扔出来的一个个生铁块，全都迎面砸在自己脸上、胸口上，她不得不用双手护住热气腾腾的胸脯。“廖麦啊，你烧迷糊了吧，你让我讲什么啊？”

“你知道该讲什么。我让你从头讲。”

美蒂去拭他的脑瓜，去亲他一层白屑的嘴唇。他无动于衷。他用力咬着牙关，咀嚼肌绷得坚硬，尖利的目光好像在固执地询问：不讲吗？

“你让我讲什么？你这个淘气的大孩子！瞧这脑瓜啊，像刚出锅的烧饼一样烫哩。”她亲他的额头，扳他的双肩，想一边亲吻一边将他拉起来。这一刻他也许倦了，也许真的有些驯从了，偎上妻子胸前，随她坐直了身子。汗水雨浇般哗哗涌流，额头、前胸，还有小腹，一霎时变得湿淋淋的。他身上冒出一股焦糊味儿，脸色突然变得惨白，一双眸子闪闪逼人——美蒂的笑容一下就被这目光锥回去了，刚到嘴边的几个字也咽掉了。还没等她开口说什么，男人的大手硬生生地拽住了她的头发。她给拽得使劲仰头、仰头，可她一直忍住，一声不吭。

廖麦从高处端详这一大捧浓浓的好头发：粗密如苘麻，顺着耳后披下，被他一把拽定。他攥不透这女人的神秘之丝，无论怎么用力也还是一丝一绺地逸出。瞧她至今仍是时尚之女，头发染成了一绺金黄一绺火红，说穿了不过是想过一回洋瘾。说真的，这一头披发总惹

得他喉头发胀，让他像一个小伙子那样热血周流。可是够了，好日子该过去了。廖麦把这一大把浓发挽在手腕上，然后狠力一拽。他料定她会疼得呼喊，可是没有，一声不吭。他推她的后脑、脖子，拽，左右摇摆，用膝盖抵紧她的背部。这家伙背上已经有了不薄的脂肪层，此刻正透过润湿的皮肤散发热量。太热了，他的膝盖终于给灼疼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廖麦攥定了没有动，只从上方看着她：嘴巴大张，洁白的牙齿露出了多半；红润的双唇，微胖的下巴；大股的泪水从长睫上涌出，又顺着鼻侧和腮帮往下流，流进米色小布衫里，在乳沟那儿汇聚。双乳触目，没戴乳罩，肥软挺括。他觉得无论如何都没法遏制的愤火就从这对乳峰上燃起，一直往上烧，灼伤了他的双臂、肩膀，最后是颈部。他开始生拉硬拽，琢磨怎样才能揪疼她的发根和头皮。这苘麻根子扎得太深了，这得连根拔起才好呢。她一声不吭。廖麦觉得一双眼睛就要瞪得出眶，这时噗一声把她抡倒，不知怎么扯碎了她仅有的一件薄衫、一条短裤。她身子倒下的那一瞬看了他一眼，那诧异的目光分明在问：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廖麦顺手摸起了炕下的一只塑胶拖鞋，一膝抵住她的上身，砰啦一声打下去。她的下体立刻凸起了一块红斑，清晰地再现了一只鞋印。又是砰啦一声。她先是咬住牙关，闭上眼，后来再也挺不住，像受伤的动物那样尖叫了。她摊开身子，尽可能不再滚动，这样廖麦可以打得更省力些。他不知是自己手臂上的汗水还是她的泪水在飞溅，只知道美蒂已经忍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她开始放声呼喊：

“妈呀，真逮着汉子啦！”

廖麦手中的鞋子应声脱落。他知道，在幸福的峰巅时刻，她总是这样大声呼号。

熬黄鳞大扁

一个火热的白天又要过去了。只有太阳收拾一地水银时，美蒂才试着搀扶丈夫走出屋子。一股热风掠地而起，不远处躺着几只酷热中死去的麻雀。“我敢说今夏是最热的一遭，又见麻雀这样了。”他说

着，四下瞭望。他好像对身边一拐一拐的妻子并未在意。四周，约莫二百多亩的方圆都围上了篱墙，篱内的田埂小路树木房屋，处处皆可入画。这一大片田园的西部是果树和葡萄架，往东则是中规中矩的畦垄，是刚长出一拃高的青苗。喷灌器扫出一道道银须，它们像是无形之手在不厌其烦地描画大地的湿眉。身后是拐尺形的房子，单层，有阁楼，四周长满了粗壮的加拿大杨和松柏、梧桐，几头花斑奶牛卧在树阴里。前边一百米处就是那个湖塘了，它闪闪发亮，是整个田园的眼睛和心。它的一角有睡莲盛开，有蒲棒高举，还栖息了几只炯炯有神的金翅鸟。廖麦咂了咂嘴巴。他闭上眼睛，不再挪步。美蒂说：“我也走不动了，咱回家吧，咱这会儿该躺在炕上哩。”她的脸庞贴紧在他的胳膊上，说话像哈气儿。

他不理不睬，坐在了地上。美蒂想倚着他蹲下，可支持不住，一弯腰就跌倒了，只得用双手使劲撑住。她发出啞啞声，忍着。廖麦怜惜地抚摸她的头发：“我下手太重了。可那会儿没有办法，我怎么也停不下来。”美蒂盯着他：“我知道你烧了三天三夜，水米不进，你大概神志不清了。”他冷笑：“从来都没有这么清过。我在昏睡这三天里游了阴曹地府，查了咱俩的今生和来世，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我非让你从头说出来不可。你早晚会说的。”美蒂用亲吻堵住了他的嘴巴，因为眼上有一层泪花，就把脸转向了太阳沉落的方向。廖麦偏把她的脸庞拨正，盯着她问：

“这里是我们的家吗？”

她点头。

“这不行。你得开口说话。”

她擦擦眼：“是咱的家哩。”

廖麦的喉头活动一下：“为了这片园子，我们流尽了血汗，先是你，然后是我们俩，咱像小鸟啄食小鸟筑窝一样啊！可你，你要把它卖给唐童……”

“麦子！你知道这是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四周的地全是唐童的了。”

廖麦牙齿咬得咯咯响，好像高烧未退一样打抖：“我听见你坐在窗前自言自语了，说‘这是咱最后的一个夏天了’——这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你知道唐童的人来了两次，头头脑脑都来了，穿制

服的人也来了。”

“我说的是你！你一个月都在我耳边咕哝：卖地卖地！你在与那个恶霸里应外合！”

美蒂尖叫起来：“天哪！天哪……你想到了哪里！你该不会真是这么想吧？孩子他爹，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千万不能！”她双手抱住了他，“你对我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这么想哩，老天爷，你说的都是气话啊，你这些天被他们气昏了头哩。”

廖麦一动不动盯着湖塘。他长腿支地，青筋凸暴的大手搁在膝盖上，干渴的双唇有道道血口。夕阳把他的侧面扫得一片金黄，人的整个轮廓更加清晰：几天的高烧折磨使他双眼深陷，眉骨耸立，颧部凸起，眼窝里时不时飞蹿火星。昏睡初醒的那一天啊，这个周身由最结实的筋脉攀结而成的火暴男人，满口粗话，声如霹雳，双手一抓狠似铁爪。至今美蒂腹部、两腿和下体都在疼，这疼痛似乎让碘酒色的夕阳弄得加剧十倍，她不得不轻轻呻吟，一边扶住他拥住他。

他从热辣辣的空气中嗅到了她的体息，那是他最熟悉的。他低头看她被揪乱的头发、从颈部蜿蜒而下消失在乳部的青青脉管，还有腹部若隐若现的淤伤。他一下下抚动她苘麻似的浓发，又捏了捏她合起的长睫，嗓子眼里发出轻轻一叹：“真是一个宝物。”

美蒂害怕他听到自己的怦怦心跳，也怕泪水涌出。这些年里她听到了多少昵称多少外号，都是这家伙随口取的。她仰脸看他，脸庞随着他的大手移动，想取得暴打之后的第一个犒赏，被他满是血口的焦唇轻轻触碰一下。他没有这样，只把嘴巴移到她的耳旁叫道：“大骚物。”

“真难听，太难听了。”

“可我喜欢这样叫，‘大骚物’。”

“那你就这么叫吧，你怎么都行。你愿怎样就怎样吧，你打我也行哩。”

他扯开布绉看看淤伤，咕哝：“我打得太重了，大骚物。不管怎么说，我不该打这么重啊。”

“谁让我是你老婆哩？游荡了多半辈子的人，打回来的那一天我就明白了……明白咱俩这一辈子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

“我爱死你，你打死我。”

廖麦咬了咬牙关，没再吭声。他隐下的一句话是：要能那样还算好的呢，可惜我们没那么幸运啊！他抬了抬她的下巴，让一张脸庞仰起，拇指在她开阔的前额上磨擦一下，像要抹掉一层桃茸似的。他无法不惊异于这样的事实：妻子比自己整整小九岁，可也是快四十的人了，一张脸总是容光焕发，泛着神秘的杏红色。这张脸谁瞥一眼都无法忘记，终于成为海滨小平原上最危险的东西。他从她细皱如丝的唇上，从那双墨色泛紫的眼睛上，更从突兀的胸部上，都找不到令人安然入睡的踏实感。几十年了，虽然中间是长长的分离，但毕竟也是老夫老妻了，为什么他接受的是这么多的诱惑诱惑诱惑？他爱她，从归来到现在，一分一秒地爱她，可就是——无法信任。

“大骚物，你知道我为什么扔下一切跑回来，冒着生命危险赶来和你过日子？”

“因为你想我，天天想我。”

“答得好。还有，我现在告诉你，我还想要这片园子，一生一世都想要它。”

“你还想要我的头发，你喜欢它，老想把它们连根儿取走呢……”

廖麦没有吭声。他想纠正她：不是要和喜欢，而是依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当他心上一阵难忍的慌促袭来难以支持时，只把脸庞深深地埋入这头浓发，症状立刻会得到缓解……

美蒂把头拱到他的怀中，很快尝到了咸味。她抚遍了他的周身，按他的脸，他的嘴唇，吭吭哧哧说：“你打我吧，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就欠你打了。我会忍住，实在忍不住了就那样叫唤。不过现在还不行，你把我打坏了。棒小伙儿，你愿怎样就怎样，我的棒小伙儿，你还是那么有劲儿，真是越长越帅啊！”

廖麦在心里说：怪啊，她这股柔顺劲儿真是绝了！她一直是这么柔顺！她柔顺得让一个虎气生生的大男人硬是没了主意，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最后只得将其暴打一顿，这是真的！

天黑之前他们回到了屋里。廖麦仰躺在大炕上，望着屋顶说：“唐童手下那些人还会闯来的，到时候我得杀上他们个把。可你看看我身子多虚，你该给我添添勇力了。给我熬一锅黄鳞大扁吧，赶紧动手吧。”

美蒂刚才还一拐一拐走路，这会儿一听全身都利索了，仰脸脆生

生应了一声，抬腿就去隔壁找鱼竿和抄网了。

黄鳞大扁是一种罕见的鱼，成鱼长若半尺，体宽五寸，铜黄色，生于湍流砾石，喜欢在暮色中腾跳。这种鱼是廖麦在流浪途中结识的救命之物，今生不曾忘记。它熬出的汤汁能治五痨七伤，使一个蔫在炕上的人重新爬起来，两手攥拳，虎步生风。廖麦来到这片园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引清流于湖塘，再铺上白沙与砾石，设法让黄鳞大扁长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极少去打扰它们，准确点说一年里也不曾捕捉一次。他走在湖边时看着它们在夕阳下翻腾，铜光一闪溅水有声，总是竖起拇指说一句：“好样的，好好长吧，替我攒起生劲；时候不早了，嗯，时候快到了！”

约莫半个小时的工夫美蒂就从湖边回来了，他在炕上听到了脱大水靴的声音、黄鳞大扁啪啦啦敲打盆子的声音，同时嗅到一股刺鼻的火药味儿。这就对了，黄鳞大扁身上散发的不是一般的鱼腥气，而是枪药味儿，这在当年就被他记住了。他在心里赞叹起老婆：妈的，就是这么个物件，泼辣、柔顺，为了心上人能杀人，能当女游击队长！瞧她捉鱼的利索劲儿吧，再过十分钟，那条水中生灵的英雄好汉就得被她开膛破肚扔到锅里。他仰躺着，只是不放心，尽管不知多少次教过她熬汤的办法，还是不放心。他撑起身子，扶着门框挪到外间，躺在一张长椅上。他要听到葱花在沸油中爆响才行。

油沸了，里面有葱姜八角花椒激灵着，它们潜入三次又钻出三次，这个掌勺的大腕娘们儿才回身抓起一把五花碎肉投入。呼呼的水汽、油脂都被炸出，又被一把钢铲砍打翻动，一刻不停地折腾了一会儿，黄鳞大扁这个主角才算登场。这家伙一入油锅就发出一声巨大的呼号：杀！接着是腾起的一团紫烟，是顶鼻煞眼的一股火药味儿。大腕娘们儿眼也不眯一下，伸出钢铲压住它的肥肚子，让它正跳三次反跳三次。黄鳞大扁早在入锅前已被盐水杀死，这是女人残存的仁慈啊；可它是水族中的勇士嘛，它有九条命呢，最后在油锅里还要跳、跳，长喊三声。这不是钢铲刮锅的刺耳尖音，这的确是它的三声长喊。最后是它的酣睡梦乡，往另一个世界奔走的路上。大腕娘们儿的腕力不错，钢铲在手中旋出花儿，这是为了老伙计在急油中煎而不糊，为了它不泛出焦黑色、不招来丈夫的一记耳光。这是一场较劲儿的煎炒，煎得水光油尽，紫烟笼罩，五花肉末全跑进了鱼的肚子中。

说时迟那时快，她把钢铲一放，转身端起了陶钵：钵里是矿泉水，越凉越好，凉得像数九寒冬的屋后水，哗一下炆进锅里。这一下事情成了多半，廖麦闭着眼都能看到激将的汤汁洁白如雪，滑腻似乳。妈的，大骚物干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半个时辰的耐性，是加蒜瓣加醋加胡椒之类，是喝得额顶淋漓。

“你怎么不喝？”廖麦盯住她。

“我，”她擦擦手，“我怕这枪药味儿。”

廖麦不再理她。他一口气喝了三碗，开始扳手指骨节了，扳得啪啪有声。美蒂惊喜地盯着丈夫，两眼星星一样亮。廖麦将最后一口鱼汤咽下，搓搓手站起。他踱到门边，伸手从湿淋淋的抄网里一拎，拎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子：

“你是要吃这条鱼，我早嗅见它的腥味儿了。你要等我睡下后烹了自己享用。”

淫 鱼

廖麦把鱼抖落在地上：奇怪的是它一动也不动，双眼圆睁趴在地上看人。这鱼泥灰色，头颅圆而大，身体瘦小，两个鳍像手臂一样抄在颌下看人，嘴巴像人似的绷起。这鱼的表情令人厌恶，从第一眼看到就厌恶。廖麦归来之前湖塘里就有这种鱼，他发现它常常伏在近岸浅水边上看田野里的人。有一次他用抄网弄出一条，给扔在干土末上半天就是不死，两只圆眼还在死死盯人。他气得踢了一脚，它在土末里滚动几下，最后仍旧睁眼看人，仿佛不再想回湖塘了。记得当时正好美蒂走过来，她哎哟一声拾起，吹着土末，细声细气哄它，重新放回水中。“这种丑鱼贱货该捞尽捕光，剁一剁喂鸭子！”他觉得四周洒满了它的腥臭气。那一次美蒂噤着嘴巴说：“别价！别这样说！”

最让廖麦惊异的是后来：一天晚餐美蒂连吃了两条丑鱼，结果一夜不宁。她像醉了一样脸红眼斜，不停地咬他、咬他。他不得不躲闪她了，因为她把他的肩膀、后背都咬出血来。“哦哼？”他抹一把血渍放到灯下看着，额上青筋鼓胀。可是还没容他发火，她已经像小猫

似的僵住了他，一下连一下地亲吻不息。

那天清晨起来他就去了湖塘边，一刻不停地与伏在近岸的丑鱼对视。他恶狠狠地骂它，还将手掌做成刀状威吓它。它在霞光里一直无动于衷。就从这个早晨开始，他专心于研究这个疙里疙瘩的丑陋水族了。

任何辞典里都没有它的记载。一些水产手册、图表等也翻遍了，没有它的踪迹。一个偶然的机会廖麦遇到了串乡乞讨的痴（乞）士，是满脸脏腻头发打结的大痴士，这家伙见多识广，瞥了瞥它，随口吐出“淫鱼”二字，似乎就指了这种丑类。廖麦又给远在东南地区的一位鱼类专家朋友寄上了鱼的绘图，并附以详细说明。一个月之后回信来了，专家确定无疑指出这是一种罕见的“淫鱼”，东西方都有，并随信抄来了一位叫杜巴塔斯的洋人写下的小诗：“水中有淫鱼，/名曰‘萨古斯’。/征欢深水下，/日日易其妻。/淫情炽如火，/不克餍所欲，/行行向草岸，/调戏公羊妻，/公羊双角上，/罩以绿帽子。”

于是很长时间，廖麦都戏称自己为“公羊”。他将小诗抄下来玩味，两口子在热腾腾的莲蓬头下沐浴之后，一块儿在落地灯下读上一遍，每人吟咏一句。

今夜廖麦躺在炕上，听着美蒂在灶间碰撞锅勺，知道她开始烹调自己的美味了。他在想这种鱼的来历：该不是有人偷偷放进湖里的吧？以前他曾问过美蒂，她答：“唉，一开始就在湖塘里的，土生土长的物件啊。”廖麦未置可否。因为美蒂才是这片园子的真正主人，她用了近十年时间，先是短期承租、后来又买下它的使用权，期限是整整五十年！一个女人，何等气魄，真像个骑马挥刀的女响马。可她那会儿是个妩媚的单身女人哪。如果从头说来，这将是悲惨世界上的一个奇迹。这二百余亩荒园第一眼见了就令他倾倒：篱笆标画出边界，田地方方，林木初起，还有一个大湖塘——准确点说是一处刀把形小湖，水面往少说也有五十市亩，当时看上去水草芜杂。第一眼是月夜之下，是两个人偷偷约会。

那时荒园初建，没有像样的房舍，只有两间板棚。隔壁就睡了女儿蓓蓓。他是逃回来的，迈进园子不一会儿就和美蒂相偕出门，踏着一地银霜来到湖塘边。那天湖边是一丛刚刚割倒十来天的菊芋秸子，散发出刺鼻的青生气，有细密的毛刺，可他们全然不顾地躺倒。这是